

向 风  
往 景



# 贺兰山的『文身』

□徐子鸣

总第6362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essay@cnhb.com.cn

去宁夏回族自治区旅游前，有到过的同事很认真地告诉我：西夏王陵与贺兰山岩画，这两个景点你不看会难受，看了会更难受。然而到了宁夏首府银川，在市区里兜了一圈，看不少旅行社打出的银川一日游广告，基本就是这几个项目：西夏王陵、贺兰山岩画和镇北堡西部影视城，还有个拜寺口双塔。看来西夏王陵与贺兰山岩画，即使让人看了“更难受”，也是不得不去看一看的。

走在银川的街头，我抬眼西望，在透澈的蓝天下，一线青灰色的山脉巍然耸立在云霄之际，此便是“断峰迤丽烟云阔，古塞微茫紫翠连”的贺兰山了。它不仅是宁夏平原的保护神，阻挡了沙漠和西北寒流的侵袭，形成了一方富庶润泽的“塞上江南”。同时它也是一道军事防御线，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承受和见证了无数次生死搏杀。

隔天一早，我们就驱车前往距银川20多公里的贺兰山麓。一路茫茫苍苍，满眼皆是黄色。西夏王陵就坐落在贺兰山脚下一块面积达四五十平方公里的戈壁壁上。据说1972年时，兰州军区某部在此修筑小型军用机场，意外地挖掘出了不少古老的陶制品和刻有西夏文字的方砖，经专家仔细分析研究后，沉睡千年的王陵终于重见天日。其规模可与北京的明十三陵相媲美，曾以宏伟壮阔、金碧辉煌而著称于世，有数不清的门阙、角楼、碑亭、内城、外廊、献殿……人们称之为“东方金字塔”。然而如今远远望去，广阔的土地上，零零落落地分布着几座高大突兀、状如窝头的黄色土丘，周边荒草萋萋，几无人影。走近一瞧，黄色土丘表面坑坑洼洼，类似蜂巢一般。附近的一些官僚勋戚的陪葬墓冢，更是被风摧沙掩，坍塌得厉害，只剩下了小土堆。说实话，看着眼前的景象，我连拍照片的兴趣都没了。

我们走进王陵中的西夏历史陈列馆，里面的文字和图片重现了昔日黄土古道上驼铃悠扬、客商熙攘的场面，以及黄沙尘土中马刀对砍、生死厮杀的情景。西夏，乃是宋朝对它的称呼，李元昊1038年登基称帝时，国号叫“白上大厦国”。其最盛时，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面积达100多万平方公里，与宋、辽几成三足鼎立之势。蒙古人崛起后，成吉思汗于1225年正式讨伐西夏，至1227年夏季，西夏除首都中兴府外，已全部沦陷，为西夏兵弩所伤患了重病的成吉思汗留下遗言，要“遍屠中兴府内所有军民”，因而蒙古大军将已投降的夏末帝和西夏皇族全部残杀殆尽，立国189年的西夏王朝宣告灭亡。战火的焚毁，岁月的摧残，无情地使亭台楼阁灰飞烟灭，雕栋画梁零落成泥，现在只剩下这付破败的身躯来见证过去的骄傲与荣光，让人想来不禁唏嘘。

至蒙古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元朝的史学家们奉命同时修《宋史》、《辽史》和《金史》，却唯独没有派人修西夏史。西夏，至今是一个没有正史的王朝。不过我在参观中，发现李元昊称帝之后，还创制过西夏文字，颇似现代人别出心裁的“艺术创作”。文字大多在十画以上，似乎是在汉字基础上的叠屋架床，画蛇添足。但因撇捺的笔顺较多，四角看上去更加饱满，比汉字更像方块字，而且还有楷、行、草、篆之分。西夏灭亡后，西夏文字仍在西北地区使用，有“河西字”之称，到了明朝弘治年间才逐渐地湮没无闻，然至清嘉庆年间，又有国人开始重新研读和识别这一埋没已久的文字。

进贺兰山的岩画风景区时，我们特地请了一位导游。所参观的贺兰口，位于贺兰山中段的贺兰县金山乡境内，海拔虽然只有1400多米，但走在层叠叠嶂的山沟里，只觉得山势高峻，景色幽雅，一条泉水从沟内潺潺流出。然而若没有导游的指点，在成堆的乱石之中，我是很难在棕黑色的岩石上，分辨出那些笔顺粗细不匀、大小不一的牛、马、鹿、鸟以及奇形怪状的人物图形的，有些乍一看，好像现在幼儿园的孩子随意刻上去的。导游介绍说，这条沟谷的山岩石壁上分布着上千个图形的岩画，画面大多粗犷浑朴，构图简洁，姿态自然，有很强的写实性。最早当地的老百姓进山见到这些岩画时，都以为是“凶画”，而唯恐避之不及。1984年，《科学普及》杂志刊发了贺兰山发现岩画的消息后，有关部门才着手调查工作，到了1991年，贺兰山的岩画世界算是被真正打开了，百姓也终于逐渐摆脱了“鬼画”、“凶画”的心理阴影。据调查发现，贺兰山在五个区域内共有超过一万多幅的岩画，其中组合的画面在3000幅以上，从而使贺兰山成为一条中外闻名的“文身的山脉”。

贺兰口的岩画，除了飞驰的马、奔跑的鹿、摇尾巴的狗，以及双角突出的岩羊、向上飞舞的鸟类等图形外，更多的则是看似简单而奇特的人面图像，有的大耳高鼻，有的长着犄角，有的插着羽毛，有的头戴尖形帽子……仔细看，不少还颇有点外星人的感觉。据专家考证，岩画中的人面像大多集中于环太平洋地区，然在远离环太平洋的贺兰山区却成为数量最集中、图形最丰富的地区，那么这些形态各异的人面图像又暗含了哪些古老和神秘的信息呢？这已成了迄今为止，众多专家学者还无法破解的一道难题。此外，贺兰口的大部分岩画，据说是春秋战国时期北方的游牧民族所镌刻，但整个贺兰山的岩画究竟最早开始于什么时期？又成为研究中的一道“哥德巴赫猜想”。或许正是有了这样的谜团和猜想，参观完贺兰山岩画，我坐上车后脑子里还乱七八糟在想那些怪问题，心里倒没有“更难受”的感觉。

舌 的  
尖 上  
南 ⑦



# 唐公舌尖上的“宁波味”

□朱峰

唐鲁孙，台湾美食大家。他以文字形容美食的味道，在中国可谓第一人，其文饭小品风靡华人世界。各地均以他舌尖上有自己吃食为荣耀，被誉为最美图书的《吃在扬州》，选唐文三篇《扬州炒饭伊府面》《扬州各地蜂糖糕》《冰糖煨猪头》，以此展示淮扬美食的独特风味。

唐鲁孙舌尖上的“宁波味”又有哪些呢？唐公对宁波菜的总体评价是非常精准的。他说，所谓的上海菜，在台湾已经跟宁波菜混淆不清了。事实上真正的上海菜应当以浦东、南翔、真茹一带菜式为主体，口味浓郁，大盆大碗，讲究实惠不重外貌，乡土气息才算是地道的上海菜。宁波菜因为地理上靠近舟山群岛，海产丰富，就地取材，所以大部分以海鲜为主，渔罾所获，以盐防腐保鲜，因此一般来说宁波菜比较咸。他把宁波菜与上海菜划为一目，是同属海派饮食门下的一种文化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表明一个菜系与另一个菜系饮食习惯相近，会发生饮食文化圈重叠与融合。亦表明宁波菜与上海菜在海派饮食文化风格、文化精神的召唤下的共生共荣，毋庸置疑。

宁波年糕全国闻名，与唐鲁孙的赞许与推介密不可分。他写道：宁波年糕很出名，它是不加糖的，所以要吃的时候可以随心所欲。爱吃甜的用猪油和白糖来煮；爱吃咸的，花样就更多了，咸菜肉丝、黄芽菜肉丝，或者是菠菜；在宁波还有两种特产——油菜和塌棵菜，都是炒年糕的好材料；另外，喜欢吃汤的，有汤年糕；喜欢吃干的，有炒年糕；一样年糕，随个人口味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吃法，滋味亦各不相同……

唐公对宁波海鲜情有独钟。他对宁波蚬子特嗜好。在《杨花滚滚吃新蚬》中写道：“从杭州湾到大陈岛一带都出产蚬子，据说以宁波蚬子最为鲜嫩肥美。上海绍兴餐馆所卖的蚬子，都说是宁波来的，凡是宁波出产的蚬子，贝壳上的瓦楞，不多不少恰恰是十八条，如果是冒牌货，瓦楞条数，或多或少就不一定了。”唐特别欣赏宁波大黄鱼，1947在台湾老正兴餐馆啖宁波运来的新鲜大黄鱼，发现此前在北方所吃的黄色，远不及宁波大黄鱼细嫩滑美。

民国时期，上海南京路口有一家晋隆饭店，专做中国式的西菜。唐鲁孙说，饭店的宁波厨师头脑灵活，对菜肴能够花样翻新。拿现在的话讲，能传承创新。有一道名曰“金必多”浓汤，是拿鱼翅鸡茸做的。金必多汤是上海滩的一道老汤，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风行一时，也被看成“海派西餐”的代表之一。

北京烤鸭，唐鲁孙以为京都老便宜坊最为出色。在台湾吃烤鸭，他特别推崇宁波人开的状元楼。状元楼让这位大名鼎鼎的美食家心中留下这么美好的记忆，这应该是宁波人做餐饮的荣光。

在现行的有关美食的文字中，唐鲁孙之谈堪为经典之辞。这是因为著者亲历皇家生活，习于品味家厨奇珍，又尝遍各地美味，加之以对饮饕有独特的见解。故而所成文字宛如一盘盘色香形器俱佳的菜肴，读之如同品鉴佳饌。能得到这位“中国美食第一达人”的赞誉，这个地方的吃食肯定是其城市的一张金名片。由此不难理解，扬州推介美食文化为何要打唐鲁孙品牌了。阿拉宁波在推广城市形象时也可以尝试打“唐鲁孙牌”，让甬上美食及其蕴含的饮食文化远播海内外，使得更多人在知晓“美丽宁波”的同时，还能品味“舌尖上的宁波”。

(完)

